



视觉中国 供图

探寻最佳 冬游乡村

北京时间11月15日，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举行的联合国旅游组织执行委员会第122次会议上，公布了2024年“最佳旅游乡村”名单，我国申报的云南阿者科村等7个乡村入选。至此，我国的“最佳旅游乡村”总数达到15个，居世界第一。

2021年，联合国旅游组织启动“最佳旅游乡村”评选。此前，我们曾向您推荐2021年入选的浙江余村、安徽西递村和2022年

入选的广西大寨村、重庆荆竹村。本期，我们一起走进新晋“最佳旅游乡村”云南阿者科村、福建官洋村、湖南十八洞村、四川桃坪村、安徽小岗村、浙江溪头村、山东烟墩角村，以及去年入选的江西篁岭村、浙江下姜村、甘肃扎尔那村、陕西朱家湾村。

这个冬天，不妨悠游“最佳旅游乡村”，观佳景，品佳肴，享佳趣，渐入佳境。（李凤）

梯田上的阿者科

□ 路嘉

阿者科村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，坐落于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核心区。千百年来，当地村民探索出由森林、水系、村寨、梯田“四素同构”的生态环境资源利用方式，创造出“与自然共生”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表现形式。这份和谐之美，如今也成为引人入胜的旅游资源。村民以梯田、房屋、生产生活方式等资源入股，走出一条全民共建共享的旅游发展之路。

清晨，站在阿者科的高处远眺，整个村寨笼罩在一片灰白色的雾中。云雾缭绕中，梯田被一阵阵清脆的鸡鸣鸟叫唤醒，鹤鸰在雾中飞行，像是在驱散雾气。当红日喷薄而出，拨开云雾的那一瞬间，眼前的一切美得摄人心魄。随着太阳升起，山岭村寨被照耀得生机勃勃，整个梯田也已然清晰可见。天空中溢满澄澈的光辉，梯田的水面静谧如镜。在这片土地上，光影与梯田相互交融，形成了一幅幅如油画般流动的画面，让人惊叹。

这是去年冬天，在阿者科的一个清晨，我所目睹的迷人景色。四季如春的红河州，冬天并不冷。我所到达的梯田位于红河州元阳县的多依树梯田核心区，是红河州众多梯田拼图中的一块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是阿者科，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村落。

阿者科坐落在海拔1800多米的哀牢山深处，由60多户哈尼族家庭组成。这里保留了独特的“四素同构”生态环境，即森林、水系、村寨和梯田和谐共生。错落有致的“蘑菇屋”构成了村庄的丰富景观。因为常年云雾弥漫，梯田环绕，阿者科又被誉为了“云上梯田人家”。

入住的客栈就在阿者科附近，下午一到客栈，顾不上喘口气，便换上轻便的背包，踏入了这个迷人的村寨。甫一进入，便能看到山上的溪水顺着渠沟流淌。溪水源自哀牢山，流到村寨处，便和村寨的青石小道一起把人迎到村子里。走在村寨的石道上，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见，随处可见的葱郁树木，无不昭示着这是一方无与伦比的健康之地。我边走边伸手抚摸着攀附在篱笆上的炮仗花，绿意触手可及。哈尼族村民腌制的腊肉在门口摆

卖，香气四溢，逼得人直咽口水。视线抛向远处，行云像是天上的游客，慢悠悠地鸟瞰着梯田和梯田上的阿者科。看到此景，路途奔波的疲惫全然消退。一颗心沉下来，仿佛世间不再有着急的事去做。

当地的哈尼族同胞有着悠久的农作历史。他们敬畏自然，并扎根于土地。他们敬畏树木，认为森林是神灵居住的地方，护佑着一方平安。他们珍惜水资源，水生万物，水滋润着村庄，生出了房子和人家。梯田起初的样子并不是这样，今天之所以吸引人，是历代农人智慧劳作的成果。祖先像以大地为纸，画一幅美丽的画。一代代农人不断构图，反复修改调整，直到趋近完美的状态。凡魔幻的事物，莫不经历长久的洗练。也唯有这样的山水草木，才能滋润出元阳梯田这样存于世间的美物。

在一间小餐馆，点了一碗梯田红米制的米线，真是一等一可口。米线里饱含着庄稼人的真诚，暖胃又暖心。吃得不过瘾，准备买点带走，但哈尼族大姐无奈地说，阿者科的红米线产量少，只能在这里吃。

一顿饱饭后，迈进村寨下方的梯田，如坠梦境。我凝滞不语，很久没有接触自然的眼睛扫视着眼前的一切。我知道我正在一点一点地揭开这里的神秘面纱，像得到一大堆礼物的孩子一样。此刻城市消失了，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的乡野。

我缓缓举步移动着，周遭的一切，稠密地包围着我。鼠曲、鬼针、姬蕨、蓬蘽、酢浆草等各种不起眼的花草长在田埂边，透过它们的名字，就能感知它们的气质。这些花草在田埂上互生互长，紧紧地护着田埂。水面上，一群绿

头鸭或凫水，或觅食。不知是哪只鸭子没憋住，把蛋下在了水田里。

田间还散布着一些不规整的菜畦，里面种着若干应季蔬菜。冬萝卜露出白色身子晒着日光浴，它们不急不慢长着，直到开花成熟，芊芊的叶子依然那么优雅深绿。这些不急不忙长着的绿色食物，最滋养人心，喂养人的体格。

几棵伫立在田间的桃树，像是看守梯田的哨兵。我停下脚步，坐在其中一棵桃树下歇脚。桃树边还搭了一间棚屋，我能想象，动镰收稻的时节，人们来不及回去吃饭，只能在这里解决，饭后还能倒在棚里小憩一会。那丰收的喜悦，仿佛就浮在眼前。

正遐想之时，一位大叔从身边走过，去田间察看地情。我抓住机会和他攀谈起来。原来这位大叔不仅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，而且还是村干部。我一边与他絮话，一边羡慕着村里人习以为常的风景。

我们聊得最多的是田中的浮萍。这种红色的浮萍在这个季节的田中占尽风光。它们在水田里拥挤地生长着，由于太拥挤，以至于争着向稻茬上攀附，生长力令人惊叹。正是这片红田，迎来了四方游客。大叔告诉我，红萍有一个好听的学名叫满江红。真是草如其名，它给梯田增添了生机和色彩。在大片红萍映衬下，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诗情画意。

这里的人尊重祖先和祖先留下的梯田遗产，并为自己的后代祝福。大叔说：“我们村里的人一直很尊敬祖先，也保留着他们留下的梯田。梯田不仅是空间上的传承，它还与时间息息相关。我们的邻居，不仅有现在住在隔壁的人，还有那些已经离世的先

辈，甚至是那些还未出生的孩子。我们现在能为后代做的最好的事，就是保护好这片土地。”我默默点头，心里感到一阵敬佩。这位村干部，话虽简短，却藏着深厚的智慧。

阿者科周边居住着少量的彝族、傣族和苗族同胞，他们和哈尼族同胞共同耕耘着这片土地，分享土地的丰产。民以食为天，不论哪个时代，殷勤踏实的庄稼人总是带来生活的希望。千年的梯田水稻种植技法，如眼前的溪水般，源源不竭地流传下来。

夕阳此刻正从它的巢中，向远处的山后投射出橘黄色的光芒。暮归的鸭子翻过倒放在路中央的朽木，晃悠悠身子，满意而归。不远处，几只灰鹅也翩翩行走在狭窄的田埂上。

山中很快又起了雾，白茫茫一片。鹤鸰和山麻雀隐入渐渐浓烈的雾气中，仿佛不让我看到它们歇脚的地点。回到客栈，用罢晚餐，便早早回房间休息。柔软的枕头把我送进梦乡，一颗心瞬间找到了安宁。

身为这里的游客、路人，心中总有一丝不舍。几天的旅行虽短，这里的每一刻却都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。虽然我也曾幻想过，不被世俗烦扰，在这儿的安身，稳稳地长久住下，但这并不现实，我仍然要回到城市。然而，我心中依然存有一份期许——即便不能久住在这片田园之地，我也希望能成为它的常客，常常回到自然的怀抱，来感受这份乡村与乡野的纯粹与宁静。

当我被阿者科的美打动时，我意识到，这便是大自然的魔力所在。它以最纯粹的形式，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和美好。离开是暂时的，回忆是永恒的。这片纯净的乡村会始终存在于我的心中，成为我灵魂的安歇之地。

云水之间

□ 温吉娜

官洋村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，是土楼文化、闽南文化、客家文化的“大观园”。通过改善和活化利用土楼，融入休闲业态，官洋村正在产业融合和城乡融合中实现乡村振兴的蓝图。

初晴后雨，横溪而过的一排跳岩湿成天灰色，溪水跟着晃起不知疲倦的涟漪。打眼望远些，才发现原先还澄澈的水面，早已悄悄模糊如铜镜。人在溪水与条石间穿行，嘈杂的落雨声被喧宾夺主，沦为背景，城市中屡被忽略的鸟叫声反溜进耳朵里。物极必反，闹中取静，想来，这或许便是官洋村的处世之道。

吱呀吱呀，吱呀吱呀，雨点轻推着岸边几米高的木水车。多年前，电影《云水谣》在此取景，给官洋村留下了礼物，这架水车就是其中之一。另一件礼物更加慷慨：名字。电影上映后，男主角故乡的风景迷住了万千看客，官洋村及其附近几个村落因此有了别名——云水谣。

群山膝下，云水之间，响着阿嬷哄睡孩童的一曲歌谣。无疑，官洋村很称这个别名。水车边上，两棵十余米高的榕树遮天蔽日，粗根顶开地面，一条一条蔓延，像草书不拘一格的拉长线。当地人叫这两棵纠缠互生的榕树“情人树”，树龄几百年，它们就相依了几百年。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？《云水谣》中，男女主角互相惦念了一生，可惜未能落地生根，否则，兴许那份爱也能长成这样壮观的树。

我借着这把天然的大伞躲雨，树下，两三把凳子和茶几成了我的同伴。茶几上留着一杯茶，人才离开不久。从常驻在此的凳子来看，官洋村人的日常，想必少不了在榕树下饮茶闲话。城市的急促与村落无关，村落，是现代人不必要寻仙问道就能找到

的仙境，官洋村，尤其是。与溪水并行，鹅卵石铺就的小道旁，一排二层小楼的商铺十分古朴。沿街面统一是木板，在瞧不见的背面，还有砖石默默支撑着小楼，走过20年、30年……

与老旧对立的，是开在老楼的新式咖啡店、奶茶店。点了一杯蜂蜜拿铁，我一个不爱喝咖啡的人，竟在城市之外的官洋村找到了“人生饮品”。蜂蜜的甜腻被咖啡中和，咖啡的苦涩又被牛奶和蜂蜜温润，在官洋村，对立的事物一一握手言和。我捧着咖啡杯，第一次读懂了苦涩的好处，越苦的咖啡，越能凸显萦绕在舌尖的滋味，回味越绵长甘甜。

平静的日子总是稍显无聊，可平静的官洋村刚刚好，因为它有不那么平凡的一面。客家土楼闻名遐迩，官洋村所在的南靖县，一座座堪称奇观的土楼灿如繁星。村内，始建于1906年的福谦楼，蜕变成了供游客暂住的客栈。人们大量迁往城市定居的时代，老房子终于得以焕发新的生机。

在距官洋村不远的璞山村，“天下第一奇楼”和贵楼在沼泽地上站了几百年。它站得笔直挺拔，远高过南靖成千上万的同类。我进入和贵楼时天还未下雨，刚刚迁徙到场的云，盖得楼里光线昏暗，一个老阿嬷坐在藤椅上，摇了摇头对我说了什么。客家话不大好懂，直到离开和贵楼，天开始落雨，我才恍惚间明白，她在讲：“天要下雨，赶紧回去歇息。”

一人走过情人桥，今夜，我歇在云水谣。